

讀者投書

啟事

航空定戶注意

航空定戶費最近一連漲了兩次，七月五日自漲萬元至六萬元，七月二十日又自六萬元漲至十四萬元，所以航空定戶，四卷二十期應多收航空郵四萬元，自四卷二十一期起，每期應多收十二萬元，這應當補收的航空郵，都在訂費內扣除。(扣除理由已於四卷七期、十八期兩次說明。)

航空半價定戶注意

航空半價定戶因為訂刊期數是硬性規定的，所以航空郵費概不補寄：

1. 四卷二十期補四萬元

2. 二十一至二十四期每期補十二萬元

每人共須補五十二萬元，如以前應補的五萬四千元未補下者，則請共補五十七萬四千元。補郵請於七月三十日以前寄到，否則二十三、二十四兩期當候補郵寄到後再行寄奉。

各地同業注意

航空郵費又漲到十四萬(每份)，各地同業凡用航空寄遞者，批數是否減少，寄遞方法有無變更，均請即日函告。又二十三、二十四兩期合刊，定價約為四十至五十萬元。謹先奉聞，以供參考，並請早日寬匯貨款，以便寄刊。

叢書郵寄不通地點

(觀察週刊仍可寄)

下列各地購買叢書的讀者注意：下列各地印刷品郵局都不收。計河北全省、河

南全省、山西全省、新疆全省、西康全省、東北各省全部、山東(青島可通)、陝西(西安可通)、甘肅(蘭州可通)。西安蘭州雖然通郵，但不能航空，僅以掛號為限；也不能寄大包，每包以二百公分為限(等於「政學報」一冊的重量)，現在西安蘭州購買叢書的讀者，原來說明要航空者，現已改掛號寄出，謹請耐心等待。我們已盡了一切力量替讀者設法寄出，其餘的阻礙已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務請大家原諒。(觀察週刊是新聞紙類，各地均通。)

劉不同

編者先生：京中盛傳國民黨中執委會要開除立法委員劉不同的黨籍，聞會中曾決定處理他的辦法三項：一、開除黨籍，二、封鎖言論，三、設法取消他的立委資格，推其原因，認為劉氏最近一連串的言論太激烈了，甚至直接對外國記者發表抨擊蔣總統的言論。國民黨在「黨紀」的立場上，對劉氏有所約束，這是國民黨內部的

事，我們不欲置喙，但我們從國民的立場來看，劉氏最近在立法院所提的一些案子，都是真正代表人民說話的，而他對新聞記者所發表的意見，其勇敢的精神，的確可佩。試問今日滔滔天下，有幾個人能像劉氏這樣仗義執言呢？這正是國民黨的元氣所在，亦為今日國家的元氣所在。我們認為對於像劉氏這種人，應當愛護、培植、鼓勵，不宜加以打擊，摧毀其政治前途。

章仲儒 七月十二日 南京

最後的一批大鈔

編者先生：一百萬和五百萬元的大鈔終於出籠了。不久以前，出萬元大鈔時，曾轟動一時，諷刺文學家還寫了許多「萬元鈔呀萬元鈔」一類的諷刺詩。沒有多時

，十萬元的鈔票出世，又轟動一時。而現在呢，不僅萬元鈔已成了「小票」，實際上，十萬元的鈔票也就差不多等於「小票」了。這些五百萬元大票出來，人心倒也沒有什麼激動，大概人心早已麻木了，或者早已死了，所以也沒有什麼反應了。論事實，倒也確有一百萬五百萬大票的需要，現在要是在路上碰上一兩個熱人，跑進小館子去吃一餐便飯，就要五六百萬元，夏天衣服單薄，身上袋上三四百萬元，已夠累垂，所以政府為顧全人民的苦痛，特出一百萬五百萬的大票，可謂體諒人民之至。不過，據我看來，這次的大票，大概也是最後發行的一次大票了，假如有一天，連這個五百萬大票也終於又要變成了「小票」，那時的局面我想也就該不再是現在這個局面了。

許斐 七月二十 上海

不要消極

編者先生：昨天拜讀大作「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今天又在大公報上讀了殷懷遠先生「政府與輿論」一文，真使我們這些憂時的人民感慨萬端。誠如先生所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則連批評這個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殷先生也說：「一個政府有輿論去監督它批評它，正該暗自高興。」但是我們總覺得像貴刊那樣能夠代表民意影響及於全國的刊物，絕不應為了外界的壓力而消極起來。全國上下的意志現在夠消沉了，假使你們也不說話了，那麼國家的前途真不堪設想了。我們覺得殷先生說得很對：「頭可拋，血可流，只要是對國家與人民有利的，我們都要加以暴露批評和建議。」現在一般讀者都很關心觀察的命運，希望貴刊同人，一本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奮鬥到底，全國讀者都願為先生後盾，全力支持。

張高志 胡文山 七月十九日 上海

唐山學生的呼籲

編者先生：我是國立唐山工學院的一個學生，唐山日寇危急，關於我們學校南遷，教部居然尚不允許。上月共軍攻城，附近村鎮韓城、豐潤、古冶、車軸山等均陷落，守軍已完全退入礦區戒備，若非共軍退走，恐怕開封十萬條冤死慘劇將先在唐山演出。現河南大學的同學屍首尚未盡掩埋，教部不能預謀於前，夾在中間鬧出幾萬學生的命案，尚不圖補救，還在替我們剛逃出虎口的全體同學再佈下一個陷阱。希望先生能為我們這羣可憐無告到處受到宰割的學生主持正義，使我們不致死於炮火，就感激不盡了。

如雷 七月十日 唐山

中國留美學生政治意見測驗統計的來源

上期本刊發表了一篇莫如倫先生從美國寄來的通信，題目是「中國留美學生政治意見測驗統計」。在上期本刊出版的當天，我們就收到任叔永(鴻雋)先生的來信，說這個測驗是在美國波士頓發行的「中國學生評論雜誌」(Chinese Students' Opinion)主辦的，任先生的小姐以都女士就是這個雜誌的總編輯，她們曾為這個測驗工作忙了好幾個月，最近才把結果算出，在「中國學生評論雜誌」上發表。任都女士大約已經知道有人要把這個測驗結果寄到「觀察」來發表，所以曾請叔永先生轉告我們：她們對於這個測驗結果是有版權的，並將直接將這個統計結果寄交「觀察」發表。任先生以事冗未將此事見告。最不幸的，就在上期本刊出版的第二天，我們就收到了任以都女士寄來的更詳細的報告，但本刊既已刊載莫如倫先生的通信，所以任女士的一文，不克再刊。我們特為說明，以明這個測驗統計的來源。

(編者)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则，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陸君平：
施復亮：
吳鑑賢：西康省保安司令部秘書
葉君健：
黎先慧：開封高中學生
沙平：

時局問答

陸君平

甲：關內的戰事現已登峯造極，關外共軍亦在醞釀夏季攻勢，據你看，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時間，肅清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共軍的支票，有沒有兌現的可能？

乙：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羅斯福總統沒有向美國人民提供三個月擊敗日軍，六個月佔領東京的保證；在德蘇戰爭初期，史太林也沒有向蘇聯人民說過三個月恢復失土，六個月擊潰德軍的話；一個負責的政治家，他的說話和他的行動應該是

一致的。至於現在這張支票是否會兌現，事實將會給我們一個有力的答覆。

甲：陳辭修將軍會經發表過三個月打通津浦線，六個月消滅華中共軍的豪語，結果他的支票沒有兌現。據你看，這對於他政治生命的宣告結束，是不是有連帶關係？

乙：去年春天陳誠將軍氣煞天的作此豪語時，我們確實替他捏把冷汗。我們不相信他會低能到如此程度，因為陳誠是實際參加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十年勦共戰爭的高級將領，在他平生的大部份時間中，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時間是消耗在對付共黨上面的。當時陳誠統率百餘萬國軍，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協助之下，尚且沒有把在數量上還不到十分之一的共軍消滅，陳誠且亦曾為此事慨嘆過國共的戰爭是「宿命的戰爭」，事隔十年，共軍在積極擴充之下，他的實力早非瑞金時代可比，然而陳誠懷着輕敵心理，却說出如此無遠見的話來，後來他的垮台應該不是偶然的。

甲：第一次國共分家，使戰事延長至十年之久，並使中國國力消耗到難以統計的程度，第二次國共又告分裂，這一仗不知要打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乙：站在溫情主義者的立場上來看國共再度分家，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為內戰的結果將使中國大部城市和農村變成廢墟。但自從政協會議被破壞後，用政治方式解決國共爭執的時期已成過去。至於戰事何時才能結束，你祇要看最近各地物價猛烈上漲，就可以知道戰事的結束已經為期不遠。

甲：法幣會不會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馬克全其命運？

乙：它的命運可能和馬克相全，或者還更惡劣。

甲：四億美援在穩定國內經濟上能否發生作用？

乙：不僅不會發生作用，豪門將會利用它來增加個人的財富。君不見善後救濟總署裏救濟中國難民的大量物資，也不是一樣的給他們狼吞虎嚥了嗎？

甲：我不懂為什麼執政黨一味保障豪門的利益？

乙：豪門大族的利益早已和帝國主義的利益結不解緣，保障豪門利益亦即是保障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兩者息息相關，不可分割。

甲：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勦共戰爭，和目前的內戰有什麼不全？

乙：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十年勦共戰爭是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戰爭以來最大的戰爭，現在的內戰則是一九三六年以來的內戰的持續，不過這一次內戰，其規模之大，幅員之廣，動員之衆，已不是十幾年前所可比擬。而且這一次戰爭的性質更見確定，旗幟更見鮮明，對於人民的影響也更見廣泛，這應該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甲：這一次內戰的性質是怎樣的？

乙：第一；就對內言，這一次內戰是代表特權階級的勢力和代表廣大民衆的勢力的搏鬥；彼此力量的消長，將決定今後數十年的中國命運。第二；就對外言，這一次內戰直接間接都是中國廣大人民爲反對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和經濟侵略的戰爭，其意義較諸北伐革命初期更爲深刻和積極。

甲：戰爭既是一件艱苦而困難的工作，爲什麼一部份人在和平未完全絕望以前，那末激昂而又慷慨的排斥調解呢？

乙：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機如果事前能預測到戰爭的結果將首先使他頭破血流，那末在未正式向世界宣戰以前，對於當時的客觀情勢，是應該有一番慎重考慮的，可惜這一批先生不是政治家，而是缺乏遠見的狂妄之徒，他們祇看

到軍隊和裝備的數字，沒有看到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戰爭是無法成功的。

甲：你對於「第一大黨」的看法怎樣？

乙：我們始終以為「第一大黨」是一個齊於改過的政黨。

甲：然而「第一大黨」在過去也有她的光榮歷史，為什麼她最後還是和歷史的路向背馳？

乙：在反滿革命運動中，「第一大黨」確有她不可磨滅的功績，她使中國擺脫異族統治的桎梏，並負責領導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聯合壓迫的戰鬥。其次，孫中山先生的學說和主張，一直到現在還有她的價值，例如他的民有、民享、民治等主張，即在今天還是中國人民積極爭取的目標。

甲：如果中山先生到今天還活在世上，他對目前橫行不法，拼命搜括民脂民膏的豪門大族，貪官污吏，將採取何種對策？

乙：假定孫中山先生到今天還活在世上，假定他親自親這批豪門大族的可恥作為，我們相信他一定不會姑息他們，可能採取嚴厲的手段來制裁他們，因為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人物，當年的反動軍閥既是他革命的對象，那末今天這一批在作為比軍閥更惡劣千百倍的豪門大族、貪官污吏，當然也是他革命的主要對象。

新中國的經濟和政治

——答嚴仁廣先生

施復亮

一 內容重於名詞

「觀察」四卷十七期，刊有嚴仁廣先生的「社會主義乎？新資本主義乎？」一文，討論將來中國應取的經濟制度，其中批評到我在「觀察」四卷四期上所發表的「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一文的地方，我認爲嚴先生對我的意見多少有點「錯會」，不能不有所答覆。

從表面上看，嚴先生主張將來中國採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我主張採用「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好像兩個人的意見是對立的。但我細細讀了嚴先生的大作，覺得嚴先生的意見並不是跟我對立的，因爲他承認我「對社會主義最具有熱忱」，我也同意他所說的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問題是在於如何「達到社會主義這理想」。因此，我和嚴先生的意見，也許有因討論而接近的可能。

據我看來，我和嚴先生意見的不同，也許有一部份是因用語不同而生的。例如普通流行的「共產主義」一名詞，至少含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指各國共產黨所採取的全部理論、政綱政策、戰略策略及其作風而言；另一種是指社會主義的最高階段——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而言。又如同樣流行的「社會主義」一名詞，其解釋更不一致，同一「工黨治下的英國，有人叫作社會主義的國家，又有人叫作資本主義的國家。我彷彿記得列寧說過這樣的話：社會主義就是電氣化加上無產階級政權（手頭無書，大意如此）。所以我覺得我們所應注重的是內容，不是名詞。假使我所說的內容沒有問題，另換一個更恰當的名詞，我是不會反對的。

甲：你對於民青兩黨的看法怎樣？

乙：搞政黨政治搞到像民青兩黨，實在場盡了中國政黨政治的台，因爲任何政黨終有她基本的政治主張，然而民青兩黨，特別是青年黨，除了向執政黨爭部長、爭立委、爭政委以外，還有什麼基本的政治主張呢？而且即使在爭權奪利中，所表現的手法也顯得極不高明，例如會琦因爲做不到考試院長，而發表「國民黨如自覺過去成績甚爲滿意，今後危局亦可獨撐」……那篇臭氣衝天的談話，以及左舜生陳啓天等爲了立委名額爭執，不肯就任農林工商兩部部長，撤職的跑到上海來看風頭，直至執政黨限定必須在七月四日以前來京就職，左陳等人爲恐丟官，才不得不狼狽異常的趕回南京就職，像這種十足姨太太作風的人物，那裏配做政黨領袖？像這樣的政黨，對於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實在有不如無。

甲：你對中國一般政黨的看法怎樣？

乙：以人民的意志爲意志的政黨，當然有她的光明前途，反對人民，鎮壓人民，甚至屠殺人民的政黨，即使能橫行於一時，其結果終將受無情歷史的制裁。

二 何謂新資本主義的「新」？

我在「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一文裏說過這樣的話：「我用新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來表示今後中國的經濟，也許不很恰當，同樣可以發生誤解和流弊」。所以嚴先生會認爲「是英美式資本主義制度中一切特色把它們保留無遺」，「不大恰當和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究竟有甚麼基本的區別；所謂「新」，新在「新」，並且認爲我主張「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先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在這裏，嚴先生是有點「錯會」我的意思的。我現在先根據原文來說明一下。

第一，所謂「新資本主義」的「新」，就是「要矯正資本主義的弊害」，決不是把資本主義的一切特色「保留無遺」。資本主義的弊害「是些什麼，我在原文中是有相當的說明的。「新資本主義」既然也叫作資本主義，自然跟「舊資本主義」只能有程度上的差別，不能有本質上的差別。我之所以用一個「新」字，不過要避免人們誤解爲「英美的資本主義」或其他任何國家的資本主義而已。

第二，我所說的「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只有在勞動人民掌握或領導政權的時候才能實現，因而也可以說是一種保證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態」。換句話說，「新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互相配合，不能分開的；離開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也就沒有「新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就是「新資本主義」的所謂「新」，也就是它跟「舊資本主義」的「基本的區別」。在「新資本主義的經濟」裏，能够「消極和積極的改善分配關係，增加勞

動人民的分配額」，「防治」，「經濟的一盛一衰，失業頻仍」的「方法」，靠的也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在我的原文裏已有明確的說明。

第三，我雖然說過「中國目前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還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可沒有說過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先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在後者，用「國家」這一名詞是可以發生誤會的。「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自然「有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但是並不能說，一切國家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先」造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或先造成資本主義的國家。決定一個國家的性質，主要是在政治方面，不是在經濟方面。將來與「新資本主義的經濟」相配合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既然「以非剝削的或剝削的勞動人民為主體」，自然不能說這樣的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至少不能說它是舊式資本主義的國家。

三 政治決定經濟

我覺得嚴先生的意見與我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下列兩點：（一）我討論新中國的經濟問題是跟政治問題聯繫起來討論的，嚴先生是撇開政治而專論經濟的（至少就嚴先生這篇文章看來是如此的）；（二）我承認中國在「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壓迫」以後，要經過一個嚴先生所說的「中間階段」才能「走上社會主義」，嚴先生是主張直捷了當地「從封建社會一躍而為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繞這個圈子等這末長時間」的。我認爲嚴先生對我的意見的批評，都是從這兩點發生的。這是問題的中心所在。

我們且先來討論第一個問題。原來就一般情形或平常時期來說，是經濟決定政治的；可是就特殊場合或變革時期來說，却是政治決定經濟的。無論如何，經濟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互爲因果，互相影響，決不能孤立地來理解和研究，既不能專就政治談政治，也不能專就經濟談經濟。

目前中國正處在一個非常變革的時期，也即處在一個要求政治決定經濟的時期。中國目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狀況，決定了目前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及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治。而這一政治，又反轉來保障了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要變革這種經濟和政治。而這種變革的中心，却在於變革政權的性質。換句話說，必須先變革政治，才能變革經濟。

我們的政治變革，要遵守兩個基本原則：第一，要能代表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利益，使他們在變革之後都得到好處；第二，要能團結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共同參加鬥爭，把那要打擊的目標限於最必要的少數特權階級。這樣，被壓迫階級所要求的政治變革才能成功。

中國沒有強大有力的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因而不能由民族資產階級來領導「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權，造成舊式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主要便不能不落在勞動人民的身上」，而民族資產階級倒反退處於次要的輔助的地位。這一基本的事實，決定今後中國的政治，也決定今後中國的經濟。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在這裏，不在別的地方。不理解這一根本問題，是不會理解新中國的任何政治和經濟問題的。

所謂政治就是一種支配關係，政治鬥爭就是一種爭奪支配權的階級鬥爭或一個階級內部爭奪支配權的派系鬥爭。各種階級力量的對比和消長，決定各時各地的政治趨勢及其實施的政策。所以觀察政治現象，必須採取動的觀點，不能採取靜的觀點，尤其在這普通要求變革的時期，更非採取動的觀點不可。在這變革的時期，政治不但可以影響經濟，而且可以決定經濟。因此，我們不但應當同樣採取動的觀點來觀察經濟現象，研討經濟問題，而且應當把政治與經濟聯繫起來研究，甚至應當在某一政治前提之下來研究經濟問題。

當前的政治鬥爭，一方面代表官僚資本家和地主階級利益的集團，另一方面是一切被壓迫的人民。在這被壓迫的人民中間，有工人、農民（包括富農）、城市小資產階級（包括知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被壓迫的人民，應該堅強地團結一致，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向着同一的目標，爭取最後的勝利。這些人民既然共同參加或同情這種爭取勝利的鬥爭，自然應當共同享受勝利的果實，不能像過去那樣爲某一階級或某一黨派所獨佔。我認爲當前的政治鬥爭還是這樣的性質，因而在將來鬥爭勝利時所能建立的政權也還是包括這些階級的政權，即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是決定將來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基本因素。我希望嚴先生能够注意這個問題。

四 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態

其次，在這樣的政治前提之下，我認爲在經濟上決不能馬上「實行社會主義」，必然要經過一個「中間階段」或過渡時期。這個「中間階段」並不是「繞圈子」，而是替社會主義築地基和造樓梯。至於這一個「中間階段」的經濟稱作「新資本主義的階段」是否恰當倒是次要的問題，我所注重的是內容和事實。

嚴先生會舉出「蘇聯的經驗」作爲「從封建社會一躍而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的例子」，贊美蘇聯在「短短二十年間」的「超速度的進步」。關於蘇聯的成就和進步，我跟嚴先生一樣地表示贊美，而且我也同意我們應當學習蘇聯的建國精神和它的發展經驗。但我認爲俄國的地理歷史條件、政治經濟情形（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國際環境和革命經過，都跟中國不盡相同。在這裏，我只想指出一點：俄國十月革命的主力是工人，而當前中國革命的主力却是農民。這一基本的區別，也就決定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具有本質上的差別。簡單說，中國目前不但還沒有具備「十月革命」的客觀條件，而且還沒有具備「十月革命」的主觀條件。這不僅我們中間派這樣看法，就是那信奉馬列主義的中共也是這樣看的。不但如此，從「西安事變」以來中共的做法，一直沒有超過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範圍，至少我個人還沒有看到它有任何走向「十月革命」的政策和行動。假使這個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爲使命的最有力的政黨還不想準備馬上「實行社會主義」，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政黨有力量「實行社會主義」。嚴先生主張或希望「從封建社會一躍而為社會主義制度」，不知有否考慮到這一問題。

嚴先生又舉出「東歐的幾個小國」爲例子，指出它們「今日的新經濟政策也復以改良分配與增加生產變管齊下」，贊美它們在「短短時程成就已大有可觀了」。這一個例子舉得很好。假使嚴先生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就是指著東歐諸國「今日的新經濟政策」，那末嚴先生的意見在實質上跟我便沒有多大區

別，所不同的僅僅是用語而已。因為「改良分配與增加生產雙管齊下」，正是我所說的「新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我在前述的文章裏說：「在消極方面，以改善分配關係的方法去限制剝削；在積極方面，由提高社會的生產力而增加社會的財富和勞動人民所得的分配額，就是這種意思。而且我還說過：我「還要計劃有步驟地去做，去極端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域為止」。可見我所以說「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僅僅是指「某種從量到質的變化沒有到來以前的經濟狀態」，就是在社會主義經濟政策「背道而馳」。據我所看到的文字來說，好像東歐諸國的當局從來不會說過它們的「新經濟政策」就是社會主義，這兩者之間似乎還有相當的距離，不能一躍便跳過去。

嚴先生一面指出，「在近代資本主義制度下，政府已利用財政政策，用累進課稅取自富人，以社會性支出普及大眾，以證明它並不「完全忽略分配問題」；同時却又質問我，「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既沒有消除剝削且還擴大剝削關係」，「怎能就能消極和積極的改善分配關係，增加勞動人民的分配額」？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一個由資產階級領導或控制的政府尚能實行「抑強扶弱」的原則，一個由「勞動人民掌握或領導政權」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倒不能「改善分配關係，增加勞動人民的分配額」？也許嚴先生的「錐會」，是對於我說「要擴大剝削關係——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而起的。假使我的推測不錯，那是不難解釋的。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還有發展的前途，不斷進行擴大再生產，工廠種類、數量和規模不斷地增加，那就是表示「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的擴大，同時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方面增加利潤，另一方面增加工資，使勞資雙方都得到利益，因而「改善分配關係，增加勞動人民的分配額」，不但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嚴先生所指出的一美國有一些開明的實業家現在試驗一項工人分股的办法，在「新資本主義的經濟」裏也是竭力提倡施行的。嚴先生既然不反對資本主義的美國試驗「工人分股的办法」，當然不會反對在「新資本主義的經濟」裏所擬實施的種種有利於工人的「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社會政策」。

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理想」，我完全同意嚴先生的這個見解。但我以為我們不能因為急於要實現這個理想而把達到這個理想的全部過程都叫作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質的區別。自然，從量到質的轉化達到什麼程度才可以叫作社會主義，在實際上並不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不過我以為在這些基本特點（如我在前述的文章裏所舉出的）沒有實現以前，決不能叫作社會主義。因此，我認為必然要有一個過渡時期，在經濟上「帶着混合性的過渡形態」，這是「一種保證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態」，在「最近的將來」是絕對必要的。至於這一過渡時期究竟有多長，那是要由將來國內國際各種具體的條件來決定的，非任何人所能預斷。

五 過左的經濟主張只有教育的意義

中國國家的獨立，決不能在買辦性的官僚資本家的手裏來實現；中國的土改，決不能在地主階級或地主政權的手裏來實現。同樣，中國的社會主義，也決不能在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的手裏來實現。倘使「平分土地」成了功，全國農民都變成了小資產階級，在農業的生產技術沒有大量變革和徹底變革以前，是很難改變農民的私有觀念的。從農業的利手工業的單純商品經濟裏，必然要不斷地大量地生出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對於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是有益無害的。我們的援助也不能有太大的希望。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不能一時出現奇蹟。整理和復興，也需要相當的時間。實行計劃經濟，更需要種種必需的預備條件，而且最初只能是局部的，決不是全面的。為着推動並發展生產，為着改善多數人民的生活，我們還不能不儘量利用資本主義來為人民大眾服務。可以說，在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沒有成熟到相當程度時，貿然「實行社會主義」是有害無益的，不僅與多數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而且與無產階級的利益不相符合，歷史的和現實的教訓，我們都應當虛心接受。真正希望「實行社會主義」的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努力培養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尤其要跟人民大眾的努力相配合。

我覺得嚴先生這種過左的經濟主張（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是如此），在教育上雖有其重大的意義，在現實的政治上恐怕是有害無益的。我認為社會主義的思想在教育上應當儘量普遍傳佈，但應用到實際的政治經濟問題上却要採其慎重的態度。今天的粗茶淡飯，比明天的山珍海味更要切合人民大眾的需要。只有切實努力今天的，才能走向光明的明天。我這一點淺見，不知道是否值得嚴先生加以考慮，還希望嚴先生不吝氣地加以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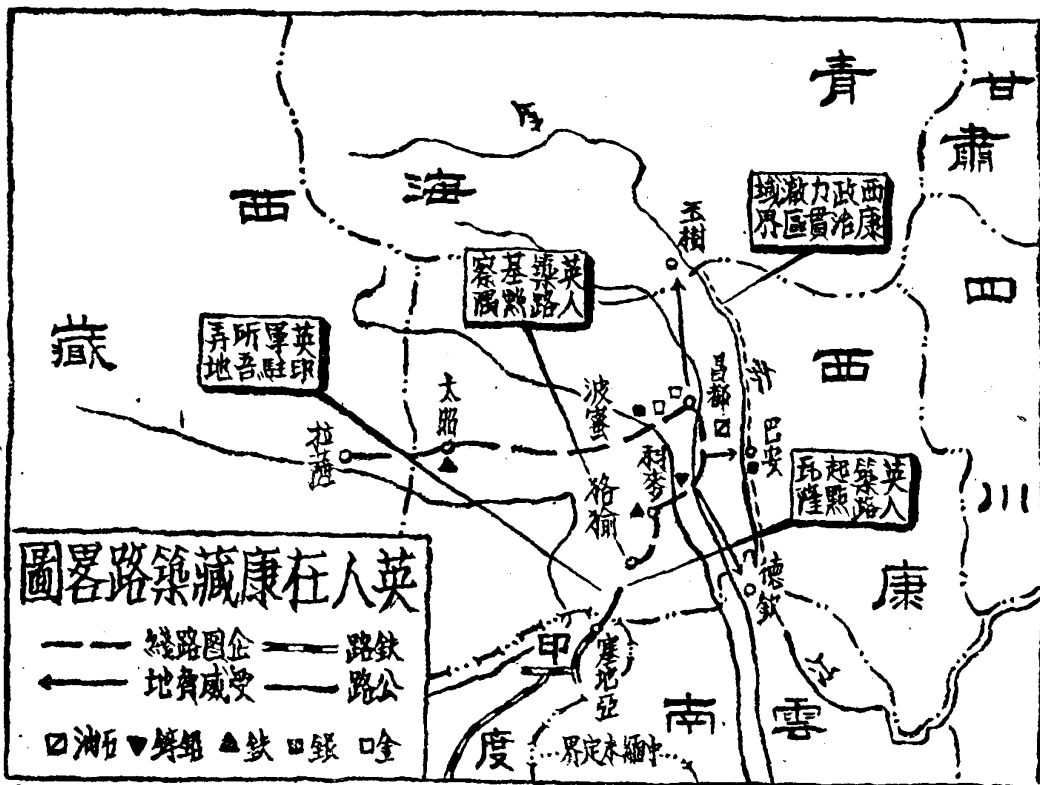
卅七、六、卅。

英方在康藏邊區築路

吳謐賡

英人在西藏享受特權，始於光緒二十年的煙台條約。這約規定英人得派員入藏探險。其後印督派馬可黎進藏探險，雖被藏人阻止，未能深入，但自此即開英人侵略西藏的先聲。後來清廷與印督締結藏印條約（即哲孟雄條約），割讓哲孟雄歸英保護；西藏門戶洞開。後又締結藏印續約，開亞東為商埠，英人勢力更逐漸深入。在英人派榮赫鵬率兵進藏直陷拉薩時，它迫使噶倫和三大寺所訂的「城下之盟」：允許江孜、噶大克、亞東三處開為商埠，允許英人派員駐紮，自由通商，轉送文件的便利，並允許英軍暫駐春丕；此固「喪權辱國、莫

此為甚」，但隨後清廷和英使締結藏印條約，竟然承認這種藏政府和榮赫鵬所訂的「和約」，只換得英人允許不兼併西藏，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以及西藏各種權利，除中國獨享外，不許其他國家與人民享受的空文而已。其後英人勢力，不僅深入西藏，並且獨享在藏特權。四十年來，它憑藉優勢，先後在拉薩設機關、辦學校，在江孜、亞東等地建營房、駐軍隊；還壟斷郵電、驛運等交通事業。始終保持它特殊的權益和地位。甚至隨時策動西藏親英份子，反對我國在藏行使主權。去年又支持親英激烈份子，陷害熱振，排除異己，仇視中樞



駐藏人員。最近英人對藏手法一變。它於印度獨立以後，不特不如一般人的理想，將在西藏特權交還我國，反將這些特權移交印度政府接收，以印度為它的替身。而印度政府本於英印的一特殊關係，也竟然承繼下來：隨即派遣軍隊接防江孜、亞東；並準備代英人執行它的侵略政策。關於英人近在西康康區修築公路一事，據中央社南京六月廿六日的電訊：「據外部消息：此事與邊界問題有關，外部正嚴密注意該路修築情形。至於我國西康省與印度邊境之趨勢，外部隨時接有報告，並予密切注意，且迭與英方及印度交涉。此項交涉仍在進行中。中國政府與印度政府，關於康藏邊界之位置，主張立謀解決，在適當時機由兩國會勘該地邊界，訂約共守」。但我們以為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因為英人既然決不會放棄西藏，它經營康藏是為必然的趨勢。這種趨勢，非「邊界問題」所能解釋；也非「會勘邊界」，「訂約共守」所能阻遏。可是，英人不放棄西藏，何以就要在西康康區修築公路呢？要知道其中原因，須先明瞭英人企圖修築這條公路的動機，和它築路工作的推進行情。

英人企圖修築這條公路的動機，和它築路工作的推進行情。英人由印度阿薩密所屬塞地亞，向西康康區起修的公路，現還沒有到察隅。但最近可能由察隅西南約一百餘里的瓦隆，繼續北修（參見附圖）。原因是西藏會經反對英人修築由塞地亞起修的公路，英人宣言：若西藏允許這條公路修築，但英人見藏方拒絕，會禁止藏商由塞地亞，販運軍火、毛呢、棉紗、藥品等入藏，以為對付。嗣後又經雙方的交涉，英人宣言：若西藏允許這條公路修築，到察隅，英人也許藏商每年由塞地亞販運毛呢三千碼，布疋五百疋，並特許出口有限數量的槍彈、棉紗、藥品、和日用物品等至藏，以為交換的條件。同時，英人又在拉薩極力宣傳，說我國駐軍在青海南部與西康金沙江一帶，對於昌都威脅甚大。如有軍事行動，拉薩距離遙遠，增援不易，若許英人由塞地亞修築公路，直到察隅，然後再由科麥山到昌都，必要時就可以由印度、緬甸、迅速運軍火和物資至藏，以資接濟。並說：這條公路由印度直到藏境，不經雲南，非常偏僻，不許漢商通過，便不易被我國政府探悉。若西藏允許這些條件，英人還可在將來的國際會議上，設法幫助西藏的獨立。英人對於西藏這些條件，劍與英人交涉。假使交涉成功，那麼塞地亞到察隅的公路，最近便可以由瓦隆動工北修，至遲在本年底就可修到察隅。再由察隅，向北繼續修築。

英人修築這條公路，非以察隅為最終目的，已由英人自行道出。倘塞地亞到察隅一段完成，英人勢必以察隅為基點，沿察隅河北修，經科麥直到昌都；並將由昌都向西繼續修築，經波密、太昭、直到拉薩。這樣，恰似一把利刀插入「西南」心臟！而這心臟地帶的變化，殊不可測。恐即為英人挖去，或變像挖去，也未可料。

至於築路工作的進行，聞前年冬天就有英員三人，到察隅勘測路線。去年又派有野人約三百餘人，攜帶大批修路機械，修築這一段。想先完成由塞地亞到察隅的路面，然後擴修通車，逐步推進。

由察隅到印度，本來有一條小徑可以直達印度的同落里。此路甚小，只能步行，不通車馬。括是離察隅約三日路程的吾弄地方，英軍却建有房屋，圍着土牆，牆外並環繞着深溝。內駐有英印軍官兵約五十人。印軍官還常常到附近各地打獵。並曾於前年帶領印兵約三十人到察隅採購糧食。又離察隅約六七日路程的地方，有一大石，上刻有英、漢、印、文字（漢文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土人說是康印分界的地方。但是否即是康印分界的地方，還有待於明證。

依上所述，我們已能明瞭英人企圖在西康康區修築公路的路線，和它築路工作的推進行情。現在根據這條路線觀察，我們可以推想英人的企圖，最少有三項：

第一，經營西康康區，即所以鞏固它在西藏的權益和地位。在西康康區修築公路，則是經營西康康區的先路。因為在這地區修築公路，可以藉交通作工具，加緊印藏的連繫。實際就是加緊英藏的連繫。反之，則可以惡化康藏的連繫。實際就是惡化我國和西藏的連繫。結果，西藏既與內地隔絕，當然便於英人自己的播弄西藏，用以鞏固它在西藏的權益和地位。

第二，在西康康區修築公路，可以藉交通為工具，以圖達到它侵略康南察隅、科麥、波密、格爾等土地肥沃蘊藏豐富地帶的目的。因為沿着它企圖的

公路線，如寧靜物產、鹽利的富裕，昌都水草豐美的宜於農牧，太昭氣候溫和的宜於禾稻，都是土地肥沃的地方。而科麥、太昭的鐵，貢縣（在企圖路線的旁邊）的石油，昌都、恩達的金，貢噶的銀，又都是蘊藏豐富的地方。這些土地肥沃蘊藏豐富的地方，全是「有為之地」。

第三，通觀它企圖修築的公路，還包藏一個極大的「禍胎」。因為沿這路線的關地帶看來，它直接威脅的地區，有雲南的德欽，西康金沙江東的巴安，青海的玉樹。這一態勢，顯示英人的陰謀，決不以企圖修築的公路線所包圍的地區為限。整個西南都受英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威脅！而英人在中國境內築路駐兵，以及和西藏「私相授受」的各種行為，都是非法的舉動。

以上可稱為英人圖藏的挖心術。和挖心術並行的，還有吸血術（指英人在康藏邊境「走私洋貨收購金銀」的經濟侵略）。依理，西康雅安、康定及關外各縣重要市場的商品，多由內地運去，各種貨價的高低，自當以各貨來路的遠近成比例。殊不知一部份商品，如英國哈嘰、呢絨等毛織品，以及香煙、電料、顏料、藥品等，在這些市場上的價格，都越乎商流流通的常軌。從雅安到關外各縣，總是愈西去愈價廉。卒使國貨為英貨所排斥。

原來，印度和西藏，經英人多年的經營，已經成為它亞洲經濟侵略的前鋒。這兩大前鋒，除暹羅、緬甸、安南、以及南洋羣島外，本以我國長江、粵江流域為主要進軍的方向；只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印度的獨立和我國對美

南歐和北歐

一個旅行者的觀感之二

葉君健

上次我寫了一篇關於「東歐和西歐」的文章。（觀察四卷十四期）我的觀感是「東歐西歐」之分，乃是一個政治制度及政治理想之分。南歐和北歐之分却是一個氣質和生活態度之分。南歐的幾個主要國家為西班牙、義大利及法國。這些國家的人民大多數是發源於拉丁民族，因之稱為「拉丁系統」民族。北歐民族，如丹麥、挪威、瑞典人，大多數是屬於日爾曼民族系統。從這一點說起來，德國和荷蘭，都可以歸納到「北歐」這個範圍內去。英國和瑞士及比利時的人民構成份子比較複雜。但從文化和政治制度這兩方面說起來，也可以歸納到「北歐」這個範圍裏去。

北歐幾個國家的文字，主要地是根據德文。我近年來學習丹麥、瑞典及挪威文的結果，發現他們是跟德文大同小異。牠們的發音雖然不同，但牠們的構造則很少分別。英國的文字原來也是日爾曼文字的一個支流，但英國經過羅馬人佔領了一個時期，吸收了不少的拉丁文字的成份，因之近代英國語言是拉丁文字和日爾曼文字的混合產物。英國人日常講話所用的字，大都是來自日爾曼文字這個範圍。只有說理的文字，才大量採用拉丁系的字眼。南歐的文字，如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及法文等都發源

於拉丁，其構造都是大同小異。一個法文程度很好的人，可以在短時間內講好西班牙文或義大利文。南歐的天氣，晴暖的時節多；北歐的天氣則陰沉而多風雪。南歐人可以過戶外的生活，而北歐的人則得呆在家裏。因之南歐人看起來比較瘦削，面色櫻而帶黃，頭髮也常作黑色。北歐人則看起來比較寬而肥，膚色白而發紅，毛髮常作金黃色，眼睛發藍。戰後因為糧食缺乏，各國定量分配的標準不同，因之一個稍有旅行經驗的人，不須聽對方所講的語言，只須一看看面孔就知道對方是何國的人士。因之北歐人對於一年的衣食，須得仔細計劃，否則即有飢餓之虞。同時因為風雪多，他們得住在室內，他們得生火取暖，有時他們還得飲烈酒，以禦寒冷。所以北歐人的生活過得耐性一及一科學精神，所以他們性格沉着，富於深思。因之，當英國人及德國人用來向外發展時，我們便把他看做「陰險」。但在那些先天豐富，不必作殖民地戰爭的斯干法那維亞半島的國家內，這種「陰鬱氣」則推動了「民主」

政策的確立，英人在印度所經營的各種生產事業，在兩洋、緬甸、安南、以及我國的銷場，都受挫折；它為補救計，才不得不以全力經營西藏的各種生產事業：現在它在西藏獨資經營的紗廠有二十八家，染織廠三十五家，電料廠七家，香煙公司三十一家。其他，顏料及製藥廠等，規模都很龐大。和西藏合資經營的也不少。而這些工廠的出品，都以西藏、西康、青海、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為主要銷場。康藏毗連，英貨的傾銷西康，近幾年來更有一日千里之勢。

在西康傾銷的英貨，來源有二：一是正式運來的，一是走私來的。據估計：民國三十五年正式運來的每月約值法幣二百五十億元，走私來的三百億元；三十六年正式運來的每月約值六百億元，走私來的一千八百億元。但是到三十七年正月正式運來的約值一千八百億元，走私來的竟在四百億元以上。

英貨出產以後，所得價款，除一部份購買茶葉、土產運藏外；大部份是在關外出產金銀的縣份，收購金銀運藏。據估計：民國三十五年流入西藏的黃金約二千多兩，白銀和銀元三千多兩；三十六年流入西藏的黃金約八千多兩，白銀和銀元二萬兩。至三十七年正月流入西藏的黃金白銀及銀元，比較已往，還有增加。

長此下去，恐西南各省，尤其在「吸血術」下，由「貧血」而「枯血」。由於我國現在還處於民族工業萎縮，和金銀極度缺乏的時候，英貨的傾銷和金銀的外流，更非「國家之福」！

的發展和物質的建設。所以北歐一些小國人民生活水準之高及政治制度之合理，也並非偶然。但北歐人有時好吃強烈的酒。同時戶外經常有風雪，不得不呆在家裏，看不見天日，看不見陽光，看不見明月和繁星。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下，那些訓練不出「耐性」的人，就不得不發狂，或者作「幻想」了。這類的人大都是所謂「藝術氣質」的人。他們走極端。運氣好的，則成了不朽的藝術家；運氣不好的，則成了千古的壞蛋。屬於前者的有悲多汶、易卜生、斯特林堡、哥德等；屬於後者的有希特勒及戈林等。

我們如果仔細研究一下，易卜生及瑞典的斯特林堡，我們立刻可以發現他們的一個特點：「反抗」。他們反抗室內生活，他們追求房屋外面的光明和解放。他們渴望陽光以維持室內生活基礎的社會制度和法律。他們渴望陽光，但陽光如此稀少，因此他們大多數的時間是在夢想中，盼望中過生活。所以他們的理想陰沉而富有深刻的詩意。在瑞典，春季只一天或兩天。而春天的到來，不像在我們中國一樣，是無法預料的。瑞典人常在清早起來，打開窗戶，意外地發現萬花奔放，春天的到來。但不一刻，天又陰起來，一切光彩都沒有了。春天的到來，是一個奇蹟，因之牠引起藝術家無限的幻想。夏天的到來也是偶然的，五、六小時的連續太陽光，在我們是一件常事，但這點光明，在北歐，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蹟，許多人一年都忘記不了。光明既是如此寶貴，而光明却不多，因之富有幻想的藝術氣質的人士，常常以發瘋及墜入神祕主義告終。那末講理性的易卜生，到老來也成了一個神祕主義者。

德國的「超人」哲學的產生，我想也有北歐民族那種傳統的神祕主義作背景。希特勒是一個瘋子，他的幻想也是一典型的日爾曼族的藝術家。他的超人哲學，他的幻想，跟歌德所創造的浮士德博士的怪想差不多。而他曇花一現的，轟轟烈烈的事蹟，也只有潛在有神祕性的德國民族中可以完成。莫索理尼曾經想模倣他，但結果鬧了一陣笑話，因為義大利民族是一個很實際，樂於享受生活的民族。在東方的許多模倣者，幸而沒有成功，否則將會鬧出更大的笑話。做希特勒這個瘋子式的「超人」，也是很不容易的。牠須要有瘋子式的幻想，瘋子式的毅力，和瘋子式的犧牲精神。希特勒在銀行內沒有存款，不愛女人，不愛舒服，在沒有場合的時候，還敢於作因獸之外。許多模倣的獨裁者，在沒有場合以前，早就把銀子匯到外國，事勢一不妙時就乘飛機溜之大吉了，怎能跟希特勒相比呢？

我在上面說過，北歐因為天氣壞，糧食的出產有限。因此在古時，北歐人對於衣食住及日常生活須得仔細計劃和籌策。這種習慣，使北歐人得以發展「理性」和「科學」的傳統。當這「理性」的傳統超過「幻想」主義的時候，其結果他是合理的民主議會制度，如斯干送那維亞半島的幾個國家，便是最好的例子。在這些國家內，「幻想」並非不存在，不過「幻想」的發展，是在文學，藝術和音樂方面罷了。這兩種成份在德國可就常不平衡。但德國「理性」的精神，有時也很興盛。如宗教的改革（一個宗教合理化的運動）是德國馬丁路德第一次發動的。近代工業社會合理化的運動，也是兩個德國人，馬克思與恩格斯發動的。（不過這個世界性的運動，雖然沒「超人」的成份在其中，却也有日爾曼民族的辯證思想及氣魄作其背景）。這種「理性」的精神還產生了德國無數的偉大科學家。我們常把日本人比作德國人。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日本人沒有任何傳統，更談不上氣魄。日本人所有的是小聰明，小聰明只能偷巧，取小利，成不了大器。不說別的，只就日本的工業製成品來說，其質和量都及不上北歐（Nordic）國家的產品。

南歐人的氣質，可就不不同了。南歐的氣候溫暖，糧食水菓及花草出產豐富，生活因之也就比較簡單，不必特別計劃和籌策，也不必為未來特別打算。因之南歐人大多數浮燥而不重實際。他們說話，手舞足蹈，姿式多的不得了。看起來他們是非常熱心而富有情感。但事實上，他們說了話，馬上也就忘了。就是連做生意，他們都不可靠。他們可以答應任何條件，但他們却是一條也不遵守。就出版業這點小事來說吧，南歐的出版家，按照條約付稿費的真是鳳毛麟角。我有一位美國寫小說的朋友 Richard Wright (他著有 Native Son, 及 Black Boy 等)，因為到巴黎去住。他的小說都被譯成了法文，却半文的稿費也拿不到。結果住不上半年，他得忿忿離去。許多法國的編者

寧可花比稿費更多的錢大請一桌客，而不願付現錢。因之拉了系國家的文學家及藝術家，須自己富有；如果自己富有的話，則須討有錢的太太或寡婦。巴爾扎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南歐國家雖然在金錢上對藝術家冷淡，但在精神上則對藝術家及學者崇拜。在北歐的國家，寫文章或作學問，不過是一件職業。在南歐，藝術家幾乎是「超人」。在法國有一沙龍，有一咖啡館，專為學者文人集會之所。有許多財主和貴婦，不惜犧牲其全部財產，與學者文人交往。一名譽一和「光榮」在南歐的人看起來，比什麼還重要。因之在過去，「光榮」之風特別流行。「斬惡除奸」為正義而奮鬥的唐吉訶德式的人物，也只有南歐才產生得出來。這類的人，與北歐人不同，「不深思」，「不沉鬱」，而却是感情用事。

南歐人是最熱情的人——雖然這種熱情常常不能持久。與熱情同時存在的是一「正義感」及「行動主義」。法國的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西班牙的內戰，都是這種性格的表現。他們能暴動，破壞舊的組織，但很難安靜地坐下來作北歐人那種不聲不響的建設。法國始終是一切新思想，新運動（包括女人的時裝運動）的發源地，但始終建設不起法國東西。一切文學與藝術上的新運動，也常在意大利較時，我不禁想起了斯拉夫系統這個民族。俄羅斯民族有拉了系民族的熱情，但也有北歐系民族的「沉鬱氣」，同時俄羅斯的地域廣大，氣候各走極端，養成俄國人闊大的氣魄。他們雖脫離原始的農奴制度不遠，但他們的成就已非常可觀。俄國人將來一定是創世界新歷史，一個了不起的民族。

南歐人的喜歡「光榮」和「誇大」，在他們的奢華方面可以看得出來。法王路易十四的宮庭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拿破倫一的事蹟，也是一「光榮」和「誇大」這性格的寫照。他從事革命，「為正義而奮鬥」開始，以做皇帝，征服世界告終。在表面上，他頗與希特勒相似。但事實上，他們完全是兩樣。希特勒是想創造一個北歐神話，一個「超人」的世界。他的任務是一個神祕的魔鬼。他所住的世界是一個幻想的世界。拿破倫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活人；他所爭取的是這個活生生的真世界。他討漂亮的太太，他住華麗的宮庭，他讀情詩（希特勒却把詩人送下牢獄），他征服世界完全為了要光榮他自己。

這種「光榮感」也是一切新運動、新思想的原動力。法國解放不久後，我在巴黎的茶館內，咖啡館內，所聽到的話，差不多全是「共產黨」及「無階級世界革命」等字眼，因為不講這類話，就有好像有落伍的樣子。超現實派的畫家壁加索成了共產黨員（前不久蘇聯的批評家指責他為資本主義頹廢藝術的代表），達達主義的詩人亞拉實也成了共產黨員。但不幾何時，戴高樂將軍的新法西斯主義又成了時髦。以前參加西班牙內戰最力，為「人的命運」，「希望」等書的馬爾洛，成了這個新運動的健將。這類的人似乎是時時刻刻要「動」，時時刻刻要站在新運動的前線。

這類好動的性格，使南歐人特別熱情，敏感和易於衝動。再加之南歐天氣好，葡萄又出產得多，種種香酒，甜而不烈，更使他們富於浪漫的情緒和詩意。南歐的幾個主要文字，如義大利文及法文，是歐洲最美的文字，因之義大利的音樂和法國的詩在歐洲也居首位。他們的畫，因為自然和天空都很美麗，也是色彩新鮮，為世界第一流的產品。

在生活方面，南歐人是「實際主義者」。他們的生活藝術，不在我們之下。他們喜歡吃、穿、和享受，因之他們的烹調藝術，也是在世界為第一等。他們所穿的衣服的式樣，也總是得世界風氣之先。他們既如此喜歡享受生活，無疑地，他們也喜歡錢，因為只有錢才能滿足他們對於生活的慾望。所以南歐人貪財到愚癡的地步。巴爾扎克的小說中的一些守財奴，便是最好的典型。這種愛錢在政治上的影響便是貪污。

鼓勵南歐人享受生活，甚至於貪污的——還有他們的宗教。天主教這個信仰，一方面固然嚴謹，一方面却也拆爛污。在這個教裏面，信徒不必讀聖經，一切以牧師的話是聽。做了壞事，只須在牧師那兒去懺悔一番，罪便算被捨了。一切的道德問題由牧師負責。所以一個人可以做許多不得體的事，而不受自己良心的譴責，因為他可以把責任交給牧師。換一句話說，他可以不必自己約束自己，可以盡情地歡樂。在信仰新教的那些北歐系的人民，情形可就不同。他們得自己研究聖經，自己負責自己的行為，因之不得不約束自己。所以在表面上，他們常顯得「虛偽」，尤其是以英國人為然，因為他們非做出正經的樣子不可。然而這「自制」的傳統，是大部份北歐人成功祕訣之一。他們尚「中庸之道」，不走極端。這一點尤其是在英國及斯干送那維亞半島的國家為然。

歸納地說起來，北歐系的國家都很實際和沉着；南歐系的國家都很藝術和無系統。在北歐系的國家內，一切有組織，有條理，但生活則非常呆板。南歐系的國家則恰恰相反。在北歐系的國家，生活水準一般很高。在南歐系的國家，則一邊是豪華，一邊是赤貧。如果將來歐洲又有什麼新的激烈革命運動的話，這運動一定會發生在南歐。這不是歷史的重演，而是事實必然的趨勢。

(六月十二日英國劍橋)

開封浩劫九死一生記

黎先慧

六月十六夜半，突被叫醒，天色未明，電燈通管，南門外槍砲聲密集，我們知道情勢已很危急，據說是陳留的共軍有一股北竄。天明之後，飛機場的飛機紛紛起飛，在城東南和西南郊外投彈掃射。中午，有人來說機場已經自動放棄，城外戰事沉寂，雙方在機場附近做工事，準備惡戰。下午天氣太熱，我照常午睡，五時有同學從學校回來，說街上情形如常，市民並不驚慌，兵也不多，今晚九時就要戒嚴。十時半，城外槍聲大作，居室附近的大砲開始向城外轟擊，飛機也來助戰。我站在阳台上向南眺望，只見南門、西門、東門一帶，戰火照得夜空通紅，指揮槍所發紅火球不斷起落，砲彈炸彈爆炸，發出陣陣的閃光，槍聲以南門最密，並且越來越近，直到夜半十二時以後始息。我不敢再留在樓上，就下來找父親打聽消息。父親說城內守軍只有十三旅一旅及幾個保安團，共軍數目尚不清楚，大約總有四五萬人，不然是不會來攻城的。夜三時，電燈熄滅，槍聲又響了，比以前更密、更近，還夾雜有斷續的砲聲，城內的砲聲也更響。就這樣在槍砲聲中一夜未眠，直到次日（十八日）晨六時半才上樓睡覺。十時起牀，機槍與砲聲仍未息，但沒有晚上利害。聽父親說，昨夜三時電燈一滅，共軍就攻城了。南門外據點盡失，昨晚在南門城下打了一夜，幸由守門的十三旅堵住了。昨天城外作戰的都是保安團，現在還沒有撤回。今天，飛機要把南門外房屋炸平，以免共軍有所掩蔽。又說，昨晚共軍攻中國公學，沒有發一槍，人祇顧往上衝，門口屍體堆滿了，最後他們從屍體上爬進門，就把中國公學佔據了；這種打法，實在可怕。

整天街上戒嚴，很多百姓因為去找親人，在路上被崗兵射死了。洪嫂則忙着清理衣物，準備逃難。下午清了一些書，坐車由後門走小路，想到學校去。路上路斷人稀，只有在壁壘裏的士兵，抱着槍，非常神氣。家家戶戶，門口都用沙包或磚堵死。回路上碰到車夫，他說：車子被兵抓走了，我只好步行回家，路上流彈極多，崗哨盤查極嚴，老百姓稍一不服，就被一槍打死。溜回家時，城外正被炸，灰塵烟霧遮了半邊天。據說郵政總局正在起火。入晚，大家都在後院小屋中等待發生變化。十二點，槍砲聲復

起，較前更近、更響，附近落了很多砲彈，硝烟氣很重，天空有一架飛機盤旋，投了很多照明彈，向地面偵察。中央社的最後一電在這時發出，電文是：「情勢已至最後關頭。」

父親說家裏不安全，要我上學校暫避。我一定要和父親在一起。我們因為疲乏不堪，後來都漸漸入睡了。睡了約二小時，十九號早晨，天才明，前面的工友慌慌張張地把我叫醒說：「進來了，進來了。」我們連忙開後門向外跑，先跑到包坑溝洪嫂親戚的一個馬廄裏躲着。在那裏，父親脫去了西裝，換上預先準備好的小白衫及黑布褲，掛上省立十一小的證章，口袋裏裝好聘書和身份證，頭上戴了頂舊草帽。方才還是一位公務員，現在一變而為老百姓了。在馬廄附近遇到一位熟人，問他共軍進城的消息是怎麼知道的。他說是一早有幾個從火線退下來的兵告訴他的。他又說附近駐的砲兵剛才都撤退了，街上恐怕要進行巷戰。洪嫂不一會來了，她覺得這馬廄不結實，又領我們向外逃，又躲到另外一家人家裏去。包坑溝是貧民窟，住的部是些拉車的、作小買賣的，我們躲的那一家也不能例外，屋子很僻，並且昨夜被砲彈震塌了一半，現在是逃命，也顧不了那麼多了。父親心裏記掛着家裏無人照應，不知弄成了什麼樣子。等了半天，好像沒有什麼事，我們又回家裏來。

這時，後院來了一些砲兵，由一位蘇排長領着，住在廚房裏。蘇排長身上掛着一副望遠鏡，態度很和氣，兵也很有紀律。我們向蘇排長打聽外面情形，他說宋門是六十八師劉團的防地，今早竄進來三四百共軍，現在正被我軍圍在宋門、小南門這一個三角地帶，方才十三旅旅長親自督戰去了，今天下午八時以前必需將他們肅清，不然到晚上就麻煩了。他又安慰我們說，這幾天南門時被共軍竄入，但立刻就趕走了，想來今天也不致成問題，並且，據說新五軍已趕到只離城十二里了，援軍一到，戰局就可好轉了。

住在院裏的砲兵在發子彈，他們拿的都是馬槍，發下子彈後都紛紛試槍，每人試一顆，看槍有沒有毛病。小黑（狗名）看見院中到了這麼多生人，便對着他們狂吠，我簡直管不住牠，只好把牠關在屋內。我這時想起不知能否渡過這次災難，心中不禁悵然。我最心愛的小貓妞，牠還不知事情已經緊急，還像平常一樣地向我扯嬌，我怕萬一走後沒有人餵牠，就在牠飯碗裏盛滿了幾天的飯，兔洞裏也放了夠吃幾天的草，小雞則送到對門那位老太婆那裏去了。然後，我讓小貓隊在身旁，用手不停地撫摸牠，牠也如平常一樣地唸着經。我對牠說：「貓妞，我們何日再見？」正在這時，外面蘇排長下令集合，士兵都背着行囊，立刻開走了，丟下兩輛柴車沒人管。

父親從省政府回來，說省政府還在召開緊急會議，目的想讓新聞界擴大宣傳，他們都很樂觀，認為開封絕不會丟，竄入城中的共軍也可立刻殲滅。可是外面情形越來越緊，許多士兵帶了鋼盔，提着槍向大街衝去，子彈叫噓，砲聲隆隆。洪嫂要我們都到後門對面瑞士表行李經理家中暫躲一下。李經理家正計劃在院中挖一個防空壕，躲炸彈碎片，經大家同意，立刻開工，我也加入工作。十多個人一起動，掘土的掘土，搬泥的搬泥，運木材的運木材，分工合作，從下午二時到八時才完成。壕有半人深，二人寬，上面覆土，成了丁字形。我們怕軍隊誤認這是戰壕，再三叮囑前院看門的一位老頭子，要他在有軍隊進門時告訴他們後院的壕是老百姓躲炸彈用的，可不是戰壕；老頭答應記得，我們才放了心。

晚上，儘管頭上子彈叫噓，我們仍在院中歇涼，聽槍聲。附近紙坊街一帶戰事正在進行，零星共軍各街都竄得有。洪嫂整下午在槍林彈雨中來回在街上跑了幾次，去拿吃的東西，還在家中廚房裏做了一頓晚飯，現在也困乏了。但是大家都不敢睡，飛機投的照明彈和月光照得大地通亮，大家就在這亮光下閑談。有一個瑞士表行的伙計剛從舖裏跑來，告訴李經理說：「舖裏被士兵搶了，方才去了兩個兵，把舖門硬打開了，進到裏面向我顯微鏡。我說沒有，那兵說：『早幾天不是放在這櫃裏的嗎？』原來他們早就等着這一天的了，那兩個兵沒有找到顯微鏡，只好把玻璃櫃一脚踢碎，往袋裏塞了幾隻眼鏡及錶，又到對門乾肉舖去了。用槍托打開了門，把店裏的小徒弟抓了出來：『把臘肉和香腸都給老子們拿來，不要客氣，你客氣我可

不客氣，我們吃了肉給你打收條。」徒弟嚇軟了。於是舖裏的肉都被拿了出來，帶不走的都丟在當街。那伙計繼續說下去：「上午，還有五個兵，抬了一架重機槍，從火線退下來，到一家同胞開的牛肉舖裏，叫開了門，向舖裏人要便衣換了，把槍扔下都跑了，機槍當時就被埋掉了。」大家聽後都不住搖頭歎息。夜半大家才睡，一夜槍砲聲未息，我睡在地上，很安心地睡到天明。

二十號我最早起身，聽見屋上五響，開門一看，房上四五十個兵提著步槍和機槍，向前院跑去，在前院門口的房上停下來，臥在五上，把機槍對準街上掃。這幾個兵背帶紅白藍三色布條，是城裏砲兵團的，打了很久，他們不見了，大約是退了。屋上又有人爬，是八路軍！穿著灰衣，也帶著機關槍，在屋頂上支起槍，也向當街掃。有一個八路從屋上下來，問前院的老漢他們的軍隊那裏去了，老漢答以不知，那兵遂上房去了。房上機槍亂吼，門口巷戰激烈進行，門外很嘈雜，有人喊：「快上房！上房！」於是，屋頂上又爬過許多八路。哨子在吹，號在響，腳步聲、槍砲聲、喊殺聲響成一片。突然，門口有人大呼「吶吶！」是一個八路腿打傷了，坐在門口上了藥，被抬到我們家裏去了。這時家裏早已住滿了傷兵。

打了一上午，門口已沒有戰事了，火線移到省府街。我在門縫裏偷看，滿街都是八路。戰事整天未息，各種砲部集中向省府轟擊，省府那邊濃煙冲天，大約是起了火。我只希望戰爭趕快結束，我們好逃命。門口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因為怕我們連累她，口裏不住地囁咕，想把我们趕走，我與父親也覺得這裏不可久住，預備第二天換個地方躲躲。廿一號早上連嫂叫醒了我們，說：「快走吧，前門已經大開，前院八路出入很多，怕要出事。」我隨手抓起昨天準備好的一口袋錢，慌慌張張地與父親跟著連嫂出門向西走，小黑也緊跟著我們。我和父親都不認得路，只好由連嫂領著走。最先，我們想到包袱坑去暫住幾天。後來看見許多老百姓扶老攜幼紛紛向城外逃，遂臨時決定出西門，走到省府街，聽人說西門不通，想回頭走小路預備出大門，但是聽說大門也不通，連嫂說大門內她有家親戚，如果出不了城可以到那裏躲一躲。於是我們就繼續前進。一路屍體橫陳，臭氣冲天，房屋炸塌許多，未炸的手榴彈、砲彈、炸彈等滿街都是。工事裏站的兵都是八路，他們要我們快逃命，說今天飛機要大轟炸，城裏絕對不可留。這時，頭上有五六架飛機在投彈掃射，他們不住地要百姓們都躺下，看樣子很着急。

走了一段路，不覺已到大門，果然不通，只好去找

連嫂那個熟人，結果走到那家門口，門叫不開，在門縫裏窺見裏面房子已經炸塌了，瓦礫叢中，有一個人自胸以下祇剩一張皮，還有一個老太婆受了傷躺在地上。這時聽一個人說小南門可以出去，於是立刻有二十多個出城的難民集合在一起，向小南門前進。路上，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婆，眼看不見路，跑得喘不過氣來，要我扶她一把，我抓了她的手慢慢向前走，她感激得想哭，她是到城外去找親戚避難的。不久，我們毫無困難地出了城，心中鬆了一大半，在拐灣處與她分手，大家各自逃命。三人一狗，總共四條命，沿公路西逃，準備逃到鄭州去。

路旁貼滿了標語和人民解放軍的宣言，我也無心注意。沿公路走不多遠，八路擋着不許走，只好改走小路。前面走到一座村落，喝了一點冷水，吃了幾個饅頭，向村人買了十幾根黃瓜裝在袋裏，又繼續前進。鄉野變得非常美麗，只是難民相屬道上，誰也無心欣賞。

沿途經過八路幾次檢查。他們聲明不是來要財物的，主要的是看有人私帶槍枝沒有。他們見我們是學生，很隨便的看看就放行了。我口袋裏放了一枝金星水筆，他們摸出來見不是武器，就立刻還給我。

道旁有人賣涼水，要一萬一碗，麵湯四萬一碗（當時麵粉八萬一斤，但是有行無市），有一個人以四十萬一斤的高價買了幾個饅頭，他交錢時毫無吝色，因為在城裏一點吃的都買不到。我們走到一個村落，一間破屋子裏躺了很多傷兵，有人在開留聲機，似乎是在慰勞他們。下午，我們沿鐵路走，鐵軌已經大翻身，枕木燒去，很多電線也斷了，電線桿則倒在路旁。我們在一段沒有被破壞的鐵軌上發現一輛手推車，於是就把行李放在上面，父親及另外幾個難民坐着，年輕力壯的人在後面推，我也坐了一程。約走了三公里，路又壞了，只得下來再走。

是晚宿在邵岡集。在那裏碰見幾個同學，說學校（開封高中）裏落了很多砲彈，炸死一個同學，受傷了很多。這時我才知道學校裏並不安全，幸好沒有躲去。當晚露宿，小黑擔任警戒。有一個鄉下老漢很好，跟我們談了半天，說：「這日子就是別人的日子，在劫難逃，真沒法過！」

他對國軍發了許多牢騷。最後他指給我們一條逃命的路，要我們不要走中牟，中牟絕走不通，要我們沿黃河大堤繞過中牟到鄭州，這條路既好走且較近。二十二日我們就照這老人指示的路走，中午在茶莊集吃午飯，遇見兩個同學，他們聽說鄭州進不去，正打算南去武漢轉南京。集上有個逃難的女人帶了四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實在走不動，想把其中的一個小女孩送人。有家老百姓正想要，她又捨

不得了，結果哭哭啼啼地帶了四個小孩又走了！

吃過午飯，我們雇了一輛汽車，走了三十里，再步行三十里，傍晚時到了鄭州。因為太晚，不能進城，只好到城郊一個小村莊投宿。莊農堅決表示不能留客，他說：「不是我們不留你，是上頭有命令不讓留，晚上國軍來查，你都不方便，早些時有個年青人打這裏過，城樓上下來兩個兵，不由青紅皂白把他架走，人打得半死，東西沒收了，衣服也脫了，給他換上軍裝，如果他逃，就按軍法槍斃。這裏委實停留不得，還是找個離城遠些的莊子好些。」見他這樣說，不便強留，我們只好背城再走了半里路，找到另外一個村落，村裏人也是不留。大家走得困乏極了，實在不願再走，跟村裏人說了半天好話，還是不行。最後，有個老漢從外面回來，知道出門人的苦處，便毫不考慮地答應留我們住，並且還叫他家裏人替我們燒水做飯，我們自然感激非常，二十三號我們到了鄭州北關，辦了七八個鐘頭的手續才進了城，七八天的逃難生活至此才告一結束。

（上接十二面）

去，紛紛的議論，從灰色的行列裏嚷出：

「殘廢了，用不着咱們啦——餓死你活該！」

「受盡兒們的騙。」

「早知道這種下場，打日本？打他媽的屁！」

「我真想過去，打那個小舅子的。」

「還不如打死好啊，免得活受罪！」

「那傢伙別看肥，溜掉像兔子一樣。」

「接收日本的東西，人家早就分光了，現在讓咱們餓着肚子回老家，豈有此理！」

戰士們灰色的行列，終於看不見了。被一陣子喊叫驚跑的麻雀們，也都飛回到廟院老槐樹上，喊喊喳喳地叫起來，人們雖然受了些虛驚，但：「傷兵是不講理的」，「莫明其妙」的。這樣罵罵一通之後，就好像在今天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都鑽進辦公室裏去了。一切又都回到往日的沉靜。

一九四八、四、一二、

提高稿費 (第十七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八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三百萬至四百萬元。此啓。



遺伍

沙平

這座擠滿了濃陰古槐的深邃的廟院，巍然地踞坐在黃河岸上。老槐樹的巨幹，被風雨剝蝕的廟門，和那些褪了色的雕樑畫柱，都說明它最少是二百年以前的建築了。

兩年前，這座廟院被一個新成立的兵役機關佔住。在平常日子，它沉靜的像一座山，雖然每天有許許多多的人進出着，喧嚷着。但這不過如同一羣松鼠的跳躍，和鳥雀的啼鳴，並不會影響山中的沉靜一樣。

今天，這座沉靜的廟院，發生了一次空前的騷動；有一羣怒吼的獅子，將這座沉靜的山林震響了。

大殿前的天階上站滿了人，他們穿着士兵的滿是油污的灰色棉軍裝，在每個人底腦前綴着一個紅十字，歪斜的棉軍帽，簷子折斷垂到額角上。在各式各樣的貧血而萎黃的臉上，表現着他們內心的狐疑，企待和不安。他們有的在談着話，有的在默默地吸紙煙。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他們都是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現在，因為身體殘廢——

斷臂，廢腿，眼瞎，耳聾……政府命令他們退伍。今天集合在這裏領取退伍金，這是他們從很久就盼望着的一筆賴以回家的路費，終於來到了。

在這羣戰士的面前，擺了兩張桌子，上面放了幾疊鈔票和名冊賬簿之類的東西。停了一會，從桌子後邊出現了一個身穿美國華沙呢黃軍服的胖子，年紀在四十歲左右，他是這個機關的軍需主任；還有一個戴禮帽穿中山裝的老頭，站在桌子右邊，聽說他是省參議員，來監發退伍金的；另外是五個低級的軍官，正翻弄着桌子上的名冊賬簿。

點名發款的時間到了，一個黑瘦子俯身在桌面上，拿一隻紅藍鉛筆，向名冊上一抹，喊道：

「謝鴻發！」

從戰士們底隊伍裏，走出來一個斷了右臂的年輕人，不合體的灰軍服，裹住他底瘦長的個子，一隻右邊的袖子鬆鬆地搭在左臂的肩下——也底右臂是在五年前被敵人的砲彈炸掉的。他走到桌子前邊，立正站住，貧血的臉上

顯得有點緊張。

「退伍金五十萬。」發款的人喊道。「旅費一百萬，……共發一百五十萬。」

「啊！」年輕的戰士，被這個一百五十萬的數字嚇呆了！他怔怔地看着發款人，嘴張着說不出話來。

「拿去！」發款的人催着，又說一遍：「退伍金五十萬，旅費一百萬，共發一百五十萬。」

年輕的戰士閉住嘴，惶惑地用他底唯一的左手顫抖着接過來薄薄的一疊綠色的十萬大鈔，垂下頭看了看，猛然昂起頭！將手中的鈔票用力抄回桌子上，沉痛地：

「官長！」他說。「我家在湖北隨縣，離這裏兩千里路，目下火車汽車都不通……買兩條就兩萬多。一百五十萬元做啥用？……抗了八年戰，丟掉一條胳膊！……」

「他說到這裏，喉嚨像是被什麼東西哽住，臉上充血，兩眼射出可怕的光！」

「這是高頭規定的。」穿一身美國黃呢子軍服的胖子，大聲喝叱。「夠不夠自己想辦法，與我們不相干！」

「政府規定的數目，沒有辦法的。」戴禮帽穿中山裝的省參議員老頭子，也跟上來說。

年輕的戰士木然地站着，憤怒和絕望噬咬着他底心。他背後發出一片喊叫：

「我們不領啦！」

「這不是誠心要我們餓死在路上麼！」

「打他個龜兒！」

一百多個戰士亂轟轟地吶喊着，激昂憤怒的情緒顯現在每個人的臉上，他們底貧血的臉，一時倒變得鮮紅了。本來很神氣的軍官們，被戰士們底一陣吶喊，嚇得面面相覷，接着就慌了起來。那個穿一身美國黃呢子軍服的胖子，首先從桌子後邊溜之大吉；戴禮帽穿中山裝的省參議員老頭子，也夾住手杖慌慌張張地跑下天階，瘦小的身影很快地消失在廟外的小門洞裏。

最後，是榮軍教養院的一個尉級軍官過來維持住秩序，他喊道：

「請大家安靜！……有禮慢慢地講，吵鬧有甚麼用？……大家回去選出代表來交涉……你們曾經替國家流了血，現在殘廢了，政府絕不會看着你們挨餓回家……」

他雖然明明知道派代表來交涉，也不會多加一份錢，但他却得拿這些話把戰士們哄走，否則鬧出事來，他是吃不消的。

戰士們接受了這位軍官的意見，開始緩緩地向大門走（下接十一面）

茅盾 屠而復 以羣 孟超
巴人 蔣牧良 萬琴 適夷 主編

專載小說的大型文藝刊物

小說月刊

創刊號七月一日出版了

要目

- 茅盾：鷓鴣
- 西戎：高事
- 高朗亭：雷老婆
- 沙汀：選災
- 巴人：一個頭家
- 蔣牧良：老秀才
- 適夷：山村
- 郭沫若：涂家埠
- 周而復：白求恩大夫
- 無咎：讀「圍城」

本期共十二萬言，二十五開本一厚冊，實售港幣二元。預定全年十二期，暫收港幣十五元，半年六期八元。

（國內定戶，另加郵資，全年二元半）

優待：預定三期收國幣一百八十萬元，六期收國幣三百五十萬元，八月十五日截止逾期改訂新價

內國：所有款項，請轉匯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前進書局

前進書局
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

出版者 說月刊社
九龍威遠道六十號二樓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一〇一號